

大將風標



○鐘朗華
○孫琪華
○陳紅濤

主
編

大將風標

○鐘朗華
○孫琪華
○陳紅濤

主編

大 將 風 標

鐘朗華

主編 孫琪華

陳紅濤

中國民族教育情報資料中心 編審
成都市農墾總公司印刷廠 印刷

川新出內(1993)字第 137 號



孫震將軍青年時代



孫震將軍中年時代



孫震將軍晚年時代



△侄女

孫琪華

△侄

孫吉惠

△子

孫靜山

大 將 風 標

目

錄

- 圖片 1. 抗日名將孫震（封面）
2. 孫震將軍青年時代
3. 孫震將軍中年時代
4. 孫震將軍晚年時代
4. 孫震將軍子、侄、侄女

前言	編 者	3
孫震將軍遺作：八年抗戰概述		4
長留歷史一將軍	鐘朗華	22
川軍保衛了徐州	長 江	27
抗日殉國的民族英雄王銘章將軍		
成都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32
一位純粹的軍人	金千里	46
孫震在保定軍校及與蔣百里的師誼	月 良	51

孫震與李劫人的友誼	亞凡	56
川軍中的小霸王	余紀	59
孫震軼事	陳凡	63
永遠忘不掉的形象	孫琪華	66
孫震與樹德中學	平介	72
誠心育人的孫德操先生	羅孟禎	75
樹德中小學的創辦和經費	孫靜山	80
滄海變桑田樹德今昔談	田聞一	82
二十二集團軍隨營小學	廖燕	85
樹德何止在成都	孫琪華	87
閃耀的膏火	孫應	90
一位尊重人才、關心人才的人	孫因	92
敬悼孫德操上將	王元輝	95
大將風標	周開慶	100
婉謝省主席的孫震上將	江崇林	104
不凡不朽之孫震上將	秦榕發	111
德操叔	孫元良	116
孫德操先生的生平	吉熒	118
哭德操八叔	孫琪華	163
憶德操叔	孫吉惠	167
先君孫德操先生年譜	靜山	168
讀《大將風標》肅然感賦二章	屈義林	封底

前 言

抗日戰爭時期，孫震將軍係對日作戰全國四十個集團軍總司令之一，晚年病逝於臺北。今年為其誕辰一百周年，特將有關事跡輯成此冊，作為紀念。

孫震將軍在四川將領中為一具有特色的軍人，在國民黨陣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災難深重，戰禍頻仍的舊中國，他的生平既受歷史環境的影響，也由其軍人品質所決定。抗戰八年，實為其生命史上光輝之一頁。

孫震將軍在生活作風，個人操守，許多方面為人稱道。本編文稿，除轉載者而外，多為部分故舊所寫。有的事實為他人未詳，有的經歷為記載所缺，但均係親見親聞，反映真實。時代潮流滾滾向前，一切事物都在矛盾中發展，矛盾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考察中國現代歷史，對各方面人物的歷史研究也是必要的，本書可提供近代軍事史家參考。

本書篇幅不多，僅為紀念性質，雖非對人物的全面評述，然亦可觀其生平。作為編者，限於水平，難免疏漏，尚希讀者補充、指正。

編 者

一九九二年二月

孫震將軍遺作

八年抗戰概述

一、請纓及西安集結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中央召集川康整軍會議於重慶，六日行開幕禮，七日正式會議甫開始，主席軍政部何部長忽接急電，宣佈本日（七日）華北日軍向蘆溝橋國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進犯。余因向何部長面報，請求率部出川，參加抗日作戰，另以正式電呈南京軍事委員會請纓。會議結束後，旋即奉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電令，編組四十一軍、四十五軍、四十七軍為抗日二十二集團軍，以四十五軍軍長鄧錫侯任集團軍總司令，令余任副總司令，仍兼四十一軍軍長，並限令“四十一軍應於遵照川康整軍會議議案縮編後，首先開始，徒步行軍至西安集結。俟在西安換發裝備，完成戰備後，待命開赴前綫”。四十一軍係於民二十四年第一次整編，由六個師每師三旅九團，縮編為三個師，每師三旅六團。此次川康整軍會議，係第二次縮編，由三個師每師三旅六團，再縮編為三個師每師二旅四團。七月下旬，全軍集中綿陽，實施縮編，迄八月底完成。九月一日起，本軍自綿陽首先開拔，至四十五軍係由成都出發，四十七軍係由西昌出發。截至十月十五日止，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四十一軍軍部、及先頭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部均已到達西安。一二四師稅梯青部尚在西

安寶鷄途中，四十五軍之一二五師陳鼎勳部、一二七師陳離部尚在寶鷄漢中途中。四十七軍一〇四師李宗舫部、一七八師李家英部尚在漢中劍閣途中。

二、參加晉東作戰

十月中旬，我軍先頭一二二師甫抵西安，集團軍即奉到軍事委員會電令：

“據報晉北忻口戰況甚急，二十二集團軍四十一軍已抵西安之先頭部隊，應不待全軍集結及換發裝備，即向山西開拔，受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指揮。”

當即遵令甫抵西安之一二二師，由隴海鐵路運送至“潼關”，由“風陵渡”過黃河，經“同蒲鐵路”運輸至“太原”，俟完成戰備後參加作戰。殊一二二師王師長銘章率先頭三六四旅甫抵太原，又接奉第二戰區命令：以晉東“娘子關”戰況甚烈，日寇另抽調平漢路四個聯隊轉用於山西，其先頭已到娘子關南側之“測魚口鎮”，有竄擾娘子關我軍側後之企圖，飭王師之先頭三六四旅，不待全師集結，即轉運晉東，受黃副長官紹雄指揮。並規定後續部隊，不必再運太原，即由“榆次”轉車，陸續至晉東參加作戰。此時鄧總司令及全已抵太原，即面謁閻長官，報告：

“各軍均在途中，尚無時間及未奉規定完成戰備情形，因七月重慶之川康整編，中央係以裁遣縮編為主旨，各師既未規定設後方醫院，各連亦未規定收容傷亡之擔架，每兵僅隨身攜帶彈藥，無一切救死扶傷彈藥糧食之各種準備。此次奉命立刻開拔，指定到西安再完成戰備，但甫抵西安，又奉命不待軍隊集結及換發裝備，即向山西開拔，因此不但缺乏作

戰準備，即山西地圖亦未領到一份。此地已經結冰，但官兵均着出發時之軍軍服，赤腳草履，請其設法！以資便利軍隊投入戰場”。

奉閻長官指示：戰區內無武器準備補充；戰備方面，可代為電呈中央，援其他集團軍例，成立二十二集團兵站分監部，就太原組織成立，負責戰地彈藥糧食棉服之撥補，及傷患之收容救治。當即一面遵照進行兵站組織，一面即飭一二二師遵命迅速轉運晉東，以利戎機。此時三六四旅王志遠部業已由太原出發，王帥長親率續到之三六六旅童澄部亦轉車跟進。娘子關方面，黃副長官紹雄得知已有一二二師增援後，即轉令正太鐵路，逕將三六四旅運至“壽陽”東之“陽泉”下車。三六四旅王旅長志遠，於十月二十四日到達陽泉站後，黃副長官已派有參謀持命令轉令該旅長，要旨為：

“前方戰況危急，飭該旅不必待師部到達，立即依照戰區參謀指示，徒步向‘正太鐵路南側’、‘平定東方’之‘東回鎮’、‘西回村’前進，與前方迎擊測魚口竄入日寇之十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聯絡”。

王旅長遵令依照該參謀指示方向，向東回鎮前進，並派軍官到前方與一二九師聯絡。二十五日晨，該部到達東回鎮用膳後，即繼續派出斥候部隊，向東之馬山村搜索前進，於馬山村西端，驟然發現敵人，以密集槍炮向我開始射擊。王旅長倉卒應戰，因無地圖，地形不明，前方並未見有十八路軍一二九師，敵情亦不明，在近距離被襲，瞬時傷亡遍地，亦無擔架收容。惟我官兵激於對日寇義憤，皆奮不顧身，盡力作戰，惟已陷於優勢敵兵包圍中，血戰迄晚，始自西回村突出敵人包圍。此時王師長銘章續率三六六旅童澄部，亦由火

車運抵陽泉。奉黃副長官命令，全師佈署於“陽泉車站”東南之“柏井驛”、“石門”一綫，指揮王旅繼續阻敵西進。本日正面娘子關友軍，因傷亡過重，及測魚口鎮之敵竄抵馬山村，已在娘子關友軍側後，因於二十五日晚，乘夜撤退至“石門口”、“趙家谷”、“移穰鎮”、“巨城鎮”之綫。二十六日晨，一二四師稅梯青部之三七二旅曾璣元部由火車續運到陽泉，亦奉黃副長官命令，該旅在陽泉南之西郊村，平定城一綫，聯繫一二二師，由王師長統一指揮，拒敵西進。繼一二四師師長稅梯青率三七〇旅呂康部，亦於二十七日午後運到壽陽，適正大鐵路正面友軍，又由“移穰鎮”一綫後撤至壽陽以東地區，奉黃副長官命令，飭稅師長指揮三七〇旅，於二十八日徒步推進壽陽以東之“辛興鎮”東南高地，協力二十六路軍（孫連仲）之三十師三十一師拒止敵人。自十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八日止，我一二二師及一二四師之三七二旅，在正太鐵路南側、“東回鎮”、“柏井驛”、“石門”、“平定”、“西郊”、“冶西鎮”等地，陸續拒止敵人西進，已激戰三晝夜，傷亡甚重。王師長於二十九日奉黃副長官命令，後移至辛興鎮，聯繫正面友軍作戰。繼又奉黃副長官之二十九日夜二十四時命令，令該師赴“壽陽”南之“龍泉鎮”佔領陣地，阻敵西進。三十一日，二十二集團軍總部、四十一軍部及四十五軍之一二七師，續運到壽陽以西下車。三十一日午後，鄧總司令及余趕到馬首村（壽陽西），請示黃副長官，黃指示鐵道北側部隊已經轉移，現令三十師固守壽陽城，另令稅師長率三七〇旅到龍泉鎮歸建，希貴集團軍於壽陽南之上下龍泉鎮、松塔鎮，佔領陣地，拒敵西進。副長官部即自馬首村移太安驛，本集團遵命陸續運動至指定地點，至十一月三日，佈

置完成。四日，即據留在壽陽城與友軍之聯絡參謀回部報告：日寇已於二日佔領壽陽，正面友軍二十七路（馮欽哉）二十六路（孫連仲）均於二日三日陸續向鐵道以北轉移，第三軍（曾萬鍾）向西南轉移。本集團根據正面情形，飭壽陽南龍泉鎮一二二師迅速撤至閻郊鎮後方，一二四師佔領閻郊鎮，收容王師，拒敵西進，一二七師集結長凝鎮，準備支援一二四師作戰。當龍泉鎮、松塔鎮之一二二師甫奉到後撤命令時，“壽陽城”之敵已進至松塔鎮東北，由“昔陽”北進之敵亦抵松塔鎮東南，開始向一二二師夾擊，該師支持至晚，始脫包圍，向閻郊鎮運動。四日十六時，本集團始奉到黃副長官三日午之遲到命令，飭本集團迅速由鐵道北向“太原”轉移，進入太原附近之“北營”既設陣地，以增援太原地區防禦力量。集團當令剛下火車尚未參加作戰之一二七師，即經榆次附近之西洛鎮，向太原之“北營”前進，其餘依總部軍部一二二師、一二四師次序，以戰備行軍在一二七師後向太原前進，注意右側背壽陽西進之敵人，一二四師擔任後衛。十一月六日，余同鄧總司令率集團總部及四十一軍部官兵行至太原南之“南盤村”，猝遇敵襲，不得已向左側“太常鎮”撤退，後方行進各師，在榆次西北地區，亦受壽陽西進之敵側擊，均退向太常鎮附近，取得聯絡。途中遇有太原撤出零星官兵，始知太原已於八日晚陷敵，閻長官部已向“交城”方面撤退，太原方面國軍均沿同蒲鐵路及汾陽公路移動。又據報榆次太谷均發生敵情，本集團因自四日起，即與閻黃兩長官部失去通信聯絡，此時決心向同蒲路之“平遙”、“霍縣”前進，尋取友軍聯繫，以便繼續作戰。十一月十二日抵“洪洞”，即與“臨汾”衛總司令立煌取得聯絡，承衛總司令電話轉告：渠已

奉閻長官命令，統一指揮國軍到晉南各部隊，貴集團的一二七師先至太原北營。即值長官部改變計劃，已令一二七師隨大軍退至汾陽，現即令其到洪洞歸建；並令本集團即佔領晉南“韓侯嶺”一綫，阻敵南下，另派一師前進，游擊平遙介休之間，主力即集結“沁源”、“霍縣”、“洪洞”。集團遵令以一二二師推進至平遙介休間游擊，爾後轉至沁源，對東對北部署。一二七師歸建後，即繼續王師平遙介休游擊任務，其餘扼守韓侯嶺各隘口，主力位置沁源、霍縣、洪洞地區，迅速充實戰備。一二二師推進後擊潰敵方游擊部隊，收復平遙城，自此國軍即據守晉南晉西，與敵軍對峙作戰迄十二月。

三、徐州會戰之幕——滕城血戰

民二十六年十二月，本集團與山西日寇相持作戰於晉南韓侯嶺一綫之際，此時津浦鐵路徐州方面，指揮山東江蘇作戰之第五戰區，因日寇進攻魯北，濟南失陷，在濟南之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未遵照軍委會及戰區命令，向津浦路“魯南”“滕縣”轉移，繼續部署屏障徐州，反自濟南泰安向“魯西”撤退，因之津浦正面之魯南無兵可守，徐州危急。軍事委員會由晉南抽調本集團，於十二月下旬，車運至徐州“碭山”“利國驛”集結，受第五戰區指揮，準備用於魯南。二月上旬，委員長親莅開封，召集師長以上舉行軍事會議，指示華北各戰區作戰機宜，因敵人已由濟南南下，指向徐州，令本集團由徐州推進至魯南之臨城、滕縣，擔任津浦路正面作戰任務。鄧總司令同余由開封返徐州後，即遵令率部隊於二十七年一月七日推進至臨城、滕縣，值南下敵軍已抵滕北之“鄒縣”，其先頭騎兵及游擊部隊進至“滕縣”城北之北沙河，

我軍與滕縣縣長周同及其指揮之民兵，於肅清北沙河之敵方騎兵及游擊部隊後，北進收復兩下店，第一綫即部署於滕縣前方兩下店、界河、石牆一綫。敵人方面，為第二軍團長西尾壽造，駐濟南指揮，泰安、兗州一帶為敵第十師團磯谷部及一〇六師團，鄒縣為一〇六師團之服聯隊。迄至二月中，敵我兩軍，互有攻擊，敵未得逞，值本集團鄧總司令奉命調任川康綏靖主任，去南京後返川，余奉軍委會電令，繼任本集團軍總司令，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升任副總司令，一二五師師長陳鼎勛升任鄧遺之四十五軍軍長。余簽呈軍委會請委派一二二師中將師長王銘章代理四十一軍軍長，指揮滕縣一二二師，一二四師兩師作戰。此時四十一軍軍部駐滕城，前方部署係以四十五軍之一二五、一二七兩師，扼守兩下店、界河、黃山、龍山、普陽山，四十一軍之一二四師在四十五軍左翼，扼守石牆、大塢、小塢。一二二師派出一團兵力到右翼泗水，主力為總預備隊，控制滕城及北沙河。三月上旬，敵人在兗州蒙陰一帶不斷增兵，據情報敵人將以磯谷指揮第十師團及一〇六師團由津浦鐵路進攻滕城，直下徐州，另以板垣指揮第五師團及一〇五師團由泰安公路攻臨沂，以後夾攻徐州。九日、十二日，敵軍曾兩次以步騎兵向我兩下店、界河陣地試攻，均經擊退。十四日拂曉，磯谷指揮優勢之敵，挾大炮戰車，向我全綫進攻，飛機多架助戰，激戰竟日，斃敵千人以上。我一二五師王士俊部在右翼龍山、香城，一二七師陳離部在鐵路正面黃山、普陽山、界河，一二四師曾興元部在左翼石牆、大塢、小塢，均屹立未動，惟死傷甚重，尤其一二七師守黃山之周營，因數度自陣地反攻，全部犧牲。據敵俘云“已偵知川軍武器窳劣，步兵缺少迫炮機槍，又無山